

立 高 著

永遠向着前面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永遠向着前面

立 高 著

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三 年 · 北 京

書號 206

字數 63千

永遠向着前面

著 者 立 高

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
(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)

發行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

京1-15000	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北京三聯書店初版
定價3,700元	一九五三年五月北京重印第一版
	一九五三年五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戰役結束以後，部隊住在城附近進行練兵，做攻城的準備。

三團很長時間就沒有團長，只有一個副團長。副團長和參謀長還合作不到一塊，每一次戰鬥，任務完成了，但傷亡很大，戰士們對指揮上非常不滿。這次要奪取有近代化設防的大城市，部隊沒有攻堅經驗，所以人人都感到擔子十分沉重。

這一天，他們要召集團委擴大會檢查練兵工作。幹部們陸續來了，在團部的四合院裏，玩着撲克牌。大夥圍在大樹下面，叫着鬧着十分高興。

可是快開會了，却找不到副團長了。問了半天，政委的警衛員說，他出去抓兔子去了。參謀長一聽，眉頭皺了好幾皺，可是他沒有說什麼。

電話員從屋裏跑出來叫道：

『副團長，副團長。……』

『幹什麼？』于參謀長問。

『司令員的電話。』

參謀長愣了一下，不高興地說：『他不在！』說罷又扭過頭打他的撲克牌。政治委員摺下牌接電話去了。另一個人填了他的空子。

他們仍在院裏玩着撲克牌。司號員在房上拔着號音，喜鵲在樹頭叫着，他們的笑聲一陣陣飄揚。一營長摔下一張牌叫道：『先使用主力！』三營長把牌一摔：『給你個迎頭痛擊！哈哈！』『嘿！攔腰切斷！』最後出牌的是于銳，他不愧不忙地說：『別急，全部殲滅！』大家又是一陣大笑，那股勁，像一羣小孩子一樣。劉政委接罷電話從屋裏出來，他滿面笑容，像致開會詞似的叫道：『同志們，注意嘍！』

大家停止了叫鬧，回過頭來，劉政委報告道：『剛才司令員說，我們的新團長來了。』

『真的嗎？』于參謀長把牌一摔突地跳起來。

『馬上就到團上來了。』

大家高興地鼓起掌來。大家是多麼盼望着來一個團長啊！他們自從編成正規團以

來，也參加過幾次大的戰鬥，但對指揮上都有意見。這次要攻堅，心裏都有點『嘀咕』，後來聽說要從老部隊調一個團長來，大家就天天盼着，差不多一個禮拜了還沒有來。現在忽然傳來了消息，誰能不高興呢？

于銳似乎比別人更高興。他又跑進屋去打電話問師參謀長，證實了一下這個消息，長長地噓出一口氣，於是倒背着用手用輕捷的步伐在屋子裏來回走着，嘴角上掛起微笑。劉政委從外面進來，他停住步興奮地張大兩隻眼，高高地舉起雙臂在空中顫抖着，興致勃勃地叫道：『老劉啊！黨終於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，不然我們的部隊真要搞垮的啊！』

劉政委對他這些話聽過不是一次了，但仍不免有點衝動，他的臉色嚴肅起來，用柔和的聲調說道：『老子呀，你對副團長的看法，有時候太過火；我們看到一個同志的缺點，也要看到一個同志的優點。……』

『是的！可是我們要爲黨負責呀！老劉！我感到我們原則性的鬥爭太缺乏了！在蘇聯却完全不同！比如對戈爾洛夫那樣老的將領，他不學無術，就請他下台！姑息，完全是一種錯誤！要把我們的軍隊毀滅的！』

『我的同志！老馬不是戈爾洛夫，我們的軍隊也決不會毀滅！』劉政委很爲難的勸解了一句，坐下來。他知道于銳又會大發一通理論。

『我們要看事實！』于銳說，『是的，老馬是長征過來的，爲黨流過血，吃過苦頭；可是，比如今天馬上要開會了，』他看着錶，『瞧，只有二十分鐘了，他還在打兔子玩，你總說他深入羣衆，工作積極，這，老劉，我覺得你完全是一種姑息！』

『不！我對老馬是有批評的，我對你也同樣有過批評！』劉政委似乎再不能忍耐的嚴厲起來。

于銳望着劉政委，沒有再開口，緊緊地鎖着眉毛，手指輕輕的磕着桌沿，好像很用力的想着什麼。劉政委在屋裏踱了幾遭，提議道：

『我們到村口接一接老李團長吧。』

于參謀長重重地出了一口氣立起來，就聽到院裏喊道：

『來了嗎？來了嗎？』

『來了！在大門口。』

他們急忙走出來，師部通訊員已經帶着新團長進院來了。各級幹部都起身敬禮，

新團長高聲說道：

『會已開始了嗎？』

『還沒有！』大家迎上來，瞅着新來的團長，都不知說什麼好。

新來的團長有三十五六歲，臉色黑巴巴兒的，樣子很精幹，一雙眼睛烏黑透亮，但是最使人注意的，是他缺掉了一隻胳膊。

『是李團長吧？』劉政委走上前來親切地握住他的手。

『呵，李超。』他答。

他們熱烈地握着手，做自我介紹。

『太歡迎了，太歡迎了！哈哈。』于銳雙手握着李團長的手，熱烈地搖動着。劉政委高興地向大家說：『同志們，這就是我們的李團長，也就是我們的團委書記，以後就要來親自領導我們了。』

大家又熱烈地鼓掌歡迎。每個同志都笑瞇瞇的。劉政委按大家的位置，一個一個向李團長介紹，李團長向前和大家握手，但大家都習慣地伸出了右手，他談諧地說：『哈哈，以後請大家習慣和我用左手握手吧！』

大家都笑了，感到新來的團長很特別。

李團長坐下來，瞅着每個同志的面孔，都是熱情的，他尤其感到于銳是個很熱情的人。李團長的心情，不像那麼沉重了。他們毫不拘束地閒談着一路上的情形、調來的經過，也談到部隊的情況。……

『政治主任還沒回來嗎？』李團長問。

『沒有，仍在後方休養，他的傷很重。』政委說。

『馬德輝同志不在嗎？』李團長又問。

于參謀長嘆了一口氣沒有回答。劉政委說：『出去玩去了，大概快回來了。』

過了一會兒，馬副團長果真回來了。他的警衛員揹着三隻兔子，後面還跟着三四個通訊員，都是汗水淋淋的。馬副團長敞着懷，露着紫銅色的寬厚的胸脯，寬寬的兩頰上，有兩塊傷疤，牙齒也打掉了三四個，說話有些露風。他一進門就高興地喊着：

『喂！老劉！老子！今天繳獲真不小啊！下雨把狗日們的窩都冲掉了，這要會尋捕戰機嘞，哈哈……』他拎過三隻活着的兔子笑得那麼天真，手不住的掂掇着，兔子不住的唧唧叫。

『你這傢伙呀！不言聲就走掉了！』政委委婉的責備他一句。

于銳的眉頭微微地蹙着，臉孔十分嚴肅，但馬德輝並沒注意到這些，他仍高興地叫道：

『喂！我沒有誤了開會吧！還有八分鐘！這一點，我抓的很緊嘞！哈哈……』

『好了好了，我們的李團長來了。』

『那兒？那兒呢？』馬副團長停止了笑聲急忙問道，並轉着兩隻大眼珠子尋找。

『老馬！』李團長在他身後微笑着叫了一聲。老馬猛一翻身，幾乎把李團長撞個跟頭，他就手把李團長抱住了。

『哈哈……』馬副團長粗野地大笑着：『對不起，對不起，李超同志，命令早下了，怎麼才來？我們真跟盼結婚一樣，黑夜白天地盼着哩！哈哈……』

大家都笑起來。他們都好像舊友重逢一樣，沒有一點生疏的感覺。

李團長握着他厚大的手，感到老馬渾身充滿着健康與力量，而且同樣是這樣熱情。他想起了師首長向他介紹，說副團長和參謀長中間有些不團結現象。他想：這樣兩個同志為什麼不能夠合作呢？

『聽口音，你也是江西人吧！』馬德輝歪着頭認真地問。

『是的，你也是江西嗎？那麼我們是老鄉了，哈哈。』

『長征時候你在那裏？』

『紅一方面軍。』

『嘿！那我們怎麼沒見過？怪事！』

『是呀！我一直沒有脫離過軍區。』

他們閒談了一會兒，開會的時間已經到了。馬德輝熱情地說：『老李，今天下午燉兔子肉歡迎你，碰到一塊真不容易呀！』于銳也說：『好，打四兩酒給李團長洗塵。』馬德輝笑着說：『哈哈，老子，今天你請客嗎？』于銳也笑着說：『好好好，我請客。』李團長從他們言談之間，也看不出什麼不融洽的地方，心裏十分納悶。

時間已經過去了，二營的幹部還沒有來。李團長問：『二營住的很遠嗎？』于銳說：『不，就住本村。怎麼搞的？通訊員！去請二營的幹部趕快來開會！』

通訊員應了一聲跑去了。馬德輝望着李團長像忽然才發現似的問：『嗯？掉了一隻胳膊嗎？』

『哈哈，打掉了。』

『不大方便吧？』

『沒有什麼！在醫院裏我就開始練習用左手寫字，後來用左手練習打槍，現在一切照常了。』李團長的雙肩向上一聳，右袖筒飄動了一下。

『可惜！可惜！』

『哈哈，不！這樣倒減少了一點負擔，哈哈……』

大家又都笑了起來。

大樹下，各營幹部仍津津有味地玩起撲克牌。馬德輝一面和李團長談着話，一會又走過去瞅瞅說：『打錯了，打錯了，打這一張！』說着自己就動手抽出來摔下去。一會又捱遊過去說：『傻瓜，傻瓜，怎麼能這麼打呢？』

他們玩的怪熱鬧，一點也不感到等待的厭倦。李團長却有些不耐煩了。過了差不多一刻鐘，二營長和教導員來了。他們樂樂呵呵也並不感到什麼不安。馬德輝只是說：『怎麼搞的喲，你們住的最近却最後才來！』二營長說：『哈哈，我們估計一、三營一定有沒到的，今天算猜錯了，哈哈。』

政委向他們介紹新來的團長。他們敬過禮以後，李團長和他們握手，說道：『怎麼現在才來？』二營長被問得有些口吃起來：『啊啊，我們，……』李團長說：『是不是很忙？哈哈，以後要遵守時間呀！』

大家都坐下來，會議要開始了。

在討論練兵和教育內容時，馬副團長和于參謀長又產生分歧的意見，于參謀長提出從上到下要進行較系統的戰術理論學習，馬副團長說不必要，而必須集中全力把五大技術精通。因為有新來的團長在座，他們的態度似乎都還平靜，並沒有鬧崩。各黨委互相補充，意見漸漸取得了一致，不過李團長從他們的發言裏看出了他們的分歧。

散會以後，馬德輝把一營營長、教導員留下，帶進自己的房子，談戰士們的情緒發生波動的原因。一營長說戰士們有戰後怕的思想。馬德輝指示他們加強階級教育，此外，要格外關心戰士們的生活，並給他們出了許多改善伙食的辦法，最後責成他們回去把伙食問題加以整頓。……

二營五連長，因為戰評時受了戰士們的批評正在鬧情緒，政委跟二營的幹部到了二營。于參謀長便帶李團長到他屋裏休息。

他們閒談着部隊的許多問題，于參謀長不斷地搖頭，最後長嘆了一聲，說道：『老李，工作難搞得很，我幾次要求調動，上級都不允許，可是在這兒實在搞不出什麼名堂！要不是這點黨性約束着，我堅決要離開這裏！』

李團長聽着，不斷地在思索：三團是新從地方部隊改編的團隊，雖然打過幾次大

仗，經驗不多，而且馬上要進行強攻近代化設防的城市，困難是很多的。……可是他
不願意馬上對部隊做出什麼結論，所以他說道：『三團打還是很能打的，而且善於打
硬仗，這是很好的，司令員特別提到這一點。』

『唉！』于參謀長搖著頭，重重地嘆出一口氣。

他們倆沉默著，噴出縷縷的青煙，于參謀長在屋裏沉重地踱著步子，好像憋著滿
肚子委屈，他終於猛然停住步轉過身爆發出來：

『能打硬仗！這簡直是拿着同志們的生命開玩笑！比如這次戰役，雖然取得了很
大的勝利，可是，這簡直是罪惡！……』

『怎麼？』

『哼！老馬呀，』

于銳把這次戰役的戰鬥講給他聽，李團長閃著眼，皺着眉思索著，一直沒有發
言。

隊列參謀走進來，他拿着三張表遞向于參謀長。

『什麼？』

『一營又有三個逃亡。』

于參謀長的眉頭一皺，氣忿忿地說：『好吧！放下吧！』隊列參謀把逃亡表放在桌子上走出去。于參謀長說：『看看，又有三個同志逃亡，光是埋怨戰士政治覺悟不夠，可是，誰願意作無謂的犧牲？連隊裏普遍存在着戰後怕的思想。老馬從不在我們指揮上檢討！五連長受了戰士們的批評還鬧情緒，這次戰役下來，他們連逃亡了十幾個，你看嚴重不嚴重！』

李團長仍靜靜地聽着。過了一會他問道：『你看關鍵在那裏呢？』

『哼！』他鼻子裏響了一聲坐下來。思索了一會抬起頭瞅着李團長，把聲音放柔和一點說：『老李，不知道你看出來了沒有，老馬這個同志……當然嘍，他有許多長處，可是指揮現在的戰爭，他實在難於勝任了，他完全像打游擊戰一樣，總歸一句話「猛一撲」，撲上了是僥倖，撲不上就吃傢伙。當然，他執行命令很堅決，個人也勇敢，可是做爲一個指揮員……』

『是的！做一個指揮員，只有勇敢是不夠的！』

『就是呀！老李，你不知道，老實說，老馬戰術理論低到可怕的程度；連毛主席

的十大軍事原則都說不出。你可以問問他，什麼叫「正規正面的防禦」，什麼叫「寬大正面的防禦」，什麼叫「移動防禦」，他根本說不出！你想，連講都講不清，怎麼能做好呢？笑話！可是……」

『是的！我們有些幹部常有這種情況，許多事會做，說不出來，帶些盲目性。因為戰爭頻繁不能很好地進行理論學習。不過，佈置一個戰鬥，整個團委會要負責的，……』

『是的，可是他根本不能容納別人的意見，在指揮上他有獨立決定的權力，而且，他是首長……』

『還有上級呢！』

『唉！上級，有時候戰鬥任務急，有時候戰鬥中要各團隊自己決策，司令員怎麼也不能代替團的工作呀！』

李團長也覺得老馬是有些問題的，司令員也特別介紹了這點：三團戰術指揮上有些問題，傷亡很大……。他於是又問道：

『這次的戰術總結搞出來沒有？』